

銬

你常想，命運是否像一只鉤子，它繫在你的衣領、腰間，或者無聲的鉤住你的裙襖，生活的轉瞬翻覆讓人猝不及防，如同在奔馳中，猛然被推落水的小狗，除了拼命掙扎以外，又能向誰提出控訴呢？又或者，命運之神合掌一握，生命中的必然桎梏，儼然如銬。

銀色鐵門「鏗——」的一聲闔上，守門的警衛精準紀錄入院時間，無須打卡，你的行跡都被紀錄著。持續上坡，持杖的微笑老人，以古銅色的皮膚，十元硬幣式的標準臉孔，無聲俯視。踩著階梯，路過行政大樓的辦公室，偽裝成鯉魚池的防災蓄水池，自由的空氣，蔚藍的天，即將被阻隔於門外。

你知道，八點整，中央臺有一場例行的點名儀式，院中的導師、職員已集合完畢，長官即將展開閱兵典禮，因為戒護人力，缺一不可。你必須打開置物箱，放下手機，將你與外界的通訊，俐落上鎖，然後，拿出隨身的鑰匙，再過兩道門，進入你於院中停泊的小站休息，並且備戰。

在教師生涯如同候鳥般的遷徙旅途中，你在這裡正式靠岸，你記得於佛前閃閃發亮的誓言，你矢志為學生導航的心願，你滿腔熱血，未滿而立之年。於學院中，深耕十年所磨出的劍，蓄勢待發，你企盼劍尖劃過的天，都成為迷途羔羊的指向，你相信他們值得更好的人生。

九月開學，第一堂課，在開學教條還未頒發完畢之前，他們對你說：「老師，給你一個忠告，你最好入境隨俗。」你看見一群身材精壯，理著平頭的陌生臉孔。下課之前，他轉身脫去上衣，所見竟是一幅色澤鮮明的好花繡。你想，你是否於現代相逢了一群花和尚魯智深？

教室裡洶湧著一股逆流，數十道眼光在你身上來回審視，黑板上雪白的字跡，兀自在臺上閃亮。你說話太快，你教材太難，你不懂他們所謂的「水車」¹，你狐疑的盯著他們身上彷彿制服似的刺青。你戰戰兢兢，深怕一個不小心便點燃火苗，招惹拳頭上身，而他們老神在在，看著你這新進的菜鳥葫蘆裡究竟賣什麼藥？你口沫橫飛的講道，他們自顧自的神遊太虛；你大聲疾呼，他們左耳進右耳出……在即將喊破的喉嚨裡，你悟出了一項道理：「他們想學，遠比你想教更重要。」你需要更貼近他們的語言，點燃他們的學習熱情。

於是，你在混沌之中破繭而出，撥散五里迷霧後，你彷彿看見一個出口，你伸手抓住光亮。你開始懂得在教〈出師表〉之前，先唱林俊傑的〈曹操〉：「東漢

¹ 據學生說法，「水車」是一種安非他命的吸食器。

末年分三國……」喚醒他們的朝代記憶。教學隨時切換國台語雙聲帶，馮媛「貧乏不能自存」必須被翻譯成台語「窮到快被鬼抓走」。你使出各種技法，召喚他們的心神回到課堂上，老師身兼演員，演繹好每一課課文。各樣的教學回饋紛紛出籠，他們告訴你魯智深在痛打小霸王周通之前，脫得赤條條，是預知之後的武打戲碼，準備「展刺字」恫嚇對手；《世說新語》中「白雪紛紛何所似」的提問之後，是「撒安非他命於空中差可擬」的奇異想像。

你開始收到各式各樣的字條，叮嚀你要吃飽穿暖，為你的認真加油打氣，也時常傾訴屬於他們的苦惱。這個他為了改善家境，而欲重作馮婦，把詐欺當提款機；這個他為人付出，不求回報，卻惱怒於他人理所當然的予取予求，變身綠巨人浩克出手還擊；這個他期待愛情，卻只懂得盲目追求，追問為何每一任女友都離他而去？你懂得學生的語言之後，也逐漸窺知他們生活的斷面。

你永遠記得那樣一段對話，他告訴你：

「我無法想像公務員的生活，一個月只領幾萬塊的死薪水，壓力太大。我要努力多少年才能買房？買車？」

你不曾質疑的信條：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穫。」在他們心中只是炊煙一縷，吹口氣便無影無蹤，鐵欄杆後的數年，抵過千萬房貸、百萬名車，金錢至上已是普世價值。他也老實的告訴你：「老師，我回不去了！」你緊皺的眉，染上燙心的火光，皺得能夾斷鋼筆，盯著他桀傲不馴的臉龐，你知道他終將再度走向枷鎖，走向半張的手銬。

你時常忘記，他們與你不同。

你成長過程中平安無憂，在考試機器的運行中，總是名列前茅，這無疑是一場跳躍競賽，而幸運的你是兔子。你在社會為你指出的康莊大道，按圖索驥，一步步前行。你人生中的最大挫折是高中沒有考上第一志願，教師甄試曾屢屢敗北，對你而言，讀書與考試就是一切，你從未真正步出社會，直停留在校園裡打轉，安全無虞。

你記得第一次發作業本的時候，一個學生在課後興沖沖的跑到你跟前，對你說：「老師，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拿到一百分。」他彷彿贏得世界般的得意，渾身洋溢著幸福，綻放著自信的眼神，讓你畢生難忘。

他們國中多在保健室打盹度日，把都會當校園的更是大有人在，總說課本沒什麼意義，兄弟情誼才是道理，然而你往往在這份失落背後，找到種種原因。有

人身上的梵文是母親所刺，彷彿刺青是一種世襲；有人的父母還在鐵籠裡，會面遙遙無期；有人為祖母的逝世垂淚傷神，告訴你，那是拉拔他長大的一雙慈愛的手，在院中為了天人永隔而遺憾嘆息。有人說，他與父母的感情疏離；有人說，家裡從沒來一封信；有人說，家裡有一雙兒女；更有人說，女朋友跑了，肚裡的孩子死生未卜……

你猛然想起，他們與你的緣份，緣起於手銬。

你聽聞，他被銬上手銬，送進少年感化院的那一天，女友衝上前與他最後擁抱，哭喊望君早歸，直是「揮淚對宮娥」的感人畫面，你不禁想，共同匯聚於此的他們，是否有共同的遭遇？而又為了什麼揮別自由，失去所愛？

你望著那冰冷的寒光，一圈一圈的套在他們身上，你彷彿看不見盡頭，多少青春的歲月，都抵押在這無限大的囚服底下，頭頂本應是張揚的春草，卻只能盡除煩惱絲。你不禁想問，究竟是他們自願戴上這手銬？抑或是手銬早已鎖定他們？

他們彷彿擁有無窮的精力，年輕而躁動的心，不時引發口角，抑或拳腳相向，中央臺常備警力，總在聽聞呼喊聲，桌椅碰撞的劇烈聲響之後，狂奔上樓，武力鎮壓。你曾親眼目睹，一人的挑釁，演變成一場群架，班導師還來不及將兩人分開，就被包夾在叫囂助陣的人群中。腎上腺素使你的心跳飛快，嗓子拔尖，卻沒有讓你天生神力，將人群分開，只默默的被喊著「老師，這裡危險，別待在這裡」的學生推出門外。你看見課堂上常與你抬槓的孩子，一臉不在乎的被銬在人來人往的鐵門邊。對此你總有疑問，卻難以獲得解答，只知道在意義與義氣之間，他們往往選擇後者。

你是不善於別離的人，然而自進院起，你便一直在送別。你時常憶起那清脆的鐵門聲，不敢回憶的是拖地的腳鐐，那金屬碰撞的鏗鏘，使你的耳膜、心尖一陣動盪。你時常在中央臺遇見，因另案在身，而需借提至其他監所偵訊的學生，有時臉上的憂愁，是濃墨，是陰雨，是黑夜中的一聲驚叫，你看著他毫無光彩的眼神，無聲的寒暄，只能企盼他早日歸隊，並且平安。有時，遇見的是即將出院的學生，正在進行例行檢查，等候家人來接他返家。一身便裝，滿臉容光，身姿雀躍輕盈，彷彿整個腳尖就能飛上樹梢，你聽他們興奮的說著未來計畫，也信誓旦旦的承諾會寄信回院，向老師、同學報告近況。你知道，飛出籠子的鳥，必然不再眷戀舊巢，你依然微笑點頭。他們時常像是你生命中所見的一道光束，轉瞬即逝，今日還在班上，明日就悄然離去，行跡不定，你才剛記住他的名字、笑容頻率、以及眼神，明日他便與你再無瓜葛。緣起，緣滅，是如此的不定，彼此只是轉瞬之間交會的光影，你常來不及與他們聲說再見，今生就此訣別。你註定是

個多話的人，臨別贈言已在嘴邊，卻未能說出口，如蠅在食，不吐不快，為此，你常有遺憾。

你知道你害怕。

他們曾經這樣挑釁的問你：「老師，如果有一天，你在報紙上看見我們，你會如何？」

「你會如何？」你反覆的問自己。這彷彿是個無解的答案。你開始感覺新聞是驚心動魄的，你看著電視畫面，那個騎機車追逐前車，逼近後出腳踹人，卻不慎撞上安全島而喪命的機車騎士；一把鑰匙偷七台機車的少年們；假扮大陸公安招搖撞騙的詐騙集團……你不僅看見少年的血氣方剛，無所畏懼，你更發覺他們的影子。金錢像是致命的野獸，已咬住他們的命門呼吸，吮吸他們的血液，並灌輸著我們共存共榮的毒液，而他們有的是年少的勇氣，去拚鬥，去豪賭一個金色的夢。

「你會如何？」你只能淺淺微笑，望著燒不去的野色罌粟，告訴他，觀音依然會在遠遠地山上垂首人間。你能給予的只是陪他一段，盡其所能的。

你曾看見，他們手銬腳銬齊上，低著身子，以極度驚腳的方式，在操場上鴨走繞圈。在這個方框之內，綠草如茵，仰頭一片晴空萬里，你可以感覺到遠方白雲的棉軟，白頭翁以他的方式啁啾，時而在蔣公銅像的頭頂傲視群雄，時而在樹梢跳盪，不知名的花朵，開在遠處，辦公室內傳來陣陣笑語，討論著下班之後何處去？而這群孩子們，在現在與未來或許依然戴著銬，出院之後，能夠真正走脫命運鎖鏈的，又有幾人？你看著他們像蒲公英，隨著風吹而遠去，在遼闊的蒼穹底下，他們四散，飄零，細微的不可見，成灰、成塵。大江、大河、大海，是否有他的歸處？春風吹綠的青山原野，是否願意給他們寸土容身？

你思考，這是否是一種宿命？

在命運的輪盤中，他抽中的並不是一支金湯匙，而是一副手銬。他既無力抵抗這不公平的迴圈，也不明所以。你總在生活的某一個瞬間想起，那個為了替母親分擔家計而開始販毒的男孩，他誠懇的眼神；你會想念那個出身黑道世家，最後成為藥頭的男孩，他曾在你課堂上認真紀錄下的一字一句；你惦記著那個看著母親吸毒，由抗拒轉為淪落，終遭毒害的女孩，曾清楚的告訴你她不會回頭。你深知這是先天不良帶來的後天戕害，卻只能看著他們隕落，只能用指尖描繪他們下墜的軌跡，獨自神傷。

你嘗試給他們一把解鎖的鑰匙，你告訴他們用知識給自己一個嶄新的天地，

用技能締造一個美好未來，你告訴他們有人和他們一樣無助，偉人也曾經躓仆，你總是滿心期待，相信他們的人生能撥雲見日。嘆息是闊別數月的他、他、她，出院兜了一圈後又再次身陷囹圄，與你在同一個地方重逢。總掛在他們嘴邊的一句諷刺的話：「一日入監，終身不離監。」那除去自由的手銬，映照著他頹喪的臉，是令人不忍直視的閃亮。